

我入涅槃百年後於大醍醐山寂靜最勝處當起寺名那哆婆哆龍王復言世尊已說耶長老答言如是龍王言若世尊已記我聽是時長老思惟觀察那哆婆哆寺檀越為生已未見其已生時舍那婆私早起着衣持鉢入偷羅國乞食乞食已往那哆婆哆檀越處至已語檀越言善男子汝當與我金錢我欲於醍醐山起寺那哆婆哆兄弟二人語舍那婆私我不能也長老語言佛已記汝二人於大醍醐山當起寺二人答言若佛所記我當起寺乃至二人於山起寺服飾等物悉皆具足故名此寺為那哆婆哆

阿育王經卷第七

寫八

阿育王經卷第八

寫九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卷八

優波笈多因緣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爾時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寺已即便思惟賣香商主名笈多生已未生見其已生其兒名優波笈多世尊所記無相佛我入涅槃

乙

王之通

百年後能作佛事生已未生見其未生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令其精進時舍那婆私一日多將弟子入其家別日與一弟子入其家復於一日獨入其家笈多當作佛事見舍那婆私獨來其家問言聖人何故獨無弟子隨從長老語言我是老人何得有人隨從於我若有人樂精進出家則有隨從笈多語言我樂在家受五欲樂不能出家若我生兒當隨長老長老言如是如是恒作此願勿令退失乃至笈多生兒名阿波笈多不翻護正至其長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語言汝先有願若我生兒當與長老今兒已生此兒

有德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言我今唯有一兒若第二兒生當與長老時舍那婆私思惟此兒是優波笈多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二兒生名陀那笈多翻寶至其長大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汝先願第二兒生當與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長老勿瞋我有二兒共治家業一令覓物一令守護若第三兒生當與長老舍那婆私復更思惟此是優波笈多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兒生端正好色甚可愛樂過人之色不及天色是故名為優波笈多是兒長大其父留之以法治生多獲其利時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善男子汝先願第三兒生當以與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我當作誓令其治生若長若退不得出家不長不退乃聽出家是時魔王令摩偷羅國一切人眾悉買其物令其得利乃至舍那婆私往笈多所時優波笈多

正在賣香長老語言汝心心法生云何為善云何為惡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何為惡長老語言若心心法與貪瞋癡相應是名為惡與不貪不瞋不癡相應是名為善乃至長老復於異時更往優波笈多所語言善男子汝云何心心法生為善為惡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為善云何為惡長老言汝今欲知心心法為善惡者若能受道除心心法惡我當作事時長老以黑白土為丸而語之言若汝黑心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當作不淨觀如所說念佛應當思惟是時優波笈多欲作善心心法而取多黑丸乃至不得一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黑丸一分白丸復更思惟取半黑丸半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白丸一分黑丸復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取白丸是時摩偷羅國有姪女名娑婆波達多翻天其有一婢往優波笈多處買香多得香還其主問言汝於何

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來婢答言
有賈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語微妙以
法賣物其主聞已於優波笈多起姪欲心復
令其婢至優波笈多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
汝共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波笈多優波笈
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見未是其時婢還白

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百銀錢與我是故
不來復令婢往而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
來共相娛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
言優波笈多猶答言我今相見未是其時乃
至別有長者子往婆娑婆達多所復有一商
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疋馬及種種物至摩

寫九

三

偷羅國至已問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有第
一端正女人國人答言有媼女第一端正名
婆娑婆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百銀錢
及種種寶物往至其處是時媼女貪其物故
殺長者子取其身骸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
相娛樂是長者子親善知識於不淨處覓得

身骸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彼婆娑婆
達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乃至如
王教令截其手脚散置野外是時優波笈多
聞婆娑婆達多手脚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
惟我於本時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
觀其手脚及其耳鼻復說偈曰

昔以最勝衣 及種種寶飾 如是等眾具
莊嚴於其身 若人樂解脫 欲狀離於世
是時不當見 寶飾莊嚴身 今時應往觀
無慢無歡喜 其色還本相 視之生狀離
亦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繖隨從行至野
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身邊驅逐烏鳥
不令侵啄乃至其婢語之先數遣喚優波笈
多其人今來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
我好形容今已毀壞實為大苦於此地上為
血所汗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見之而起
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脚耳鼻集之一處無令
得見乃至其婢集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

波笈多至已對婆娑婆達多立而觀之婆娑
 婆達多見優波笈多語言聖善至昔時我身
 堪受五欲于時遣使而言非時今手脚被截
 在血泥中何故而來復說偈言
 前時之身 猶如蓮華 大價寶衣 以為莊嚴
 而無功德 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即身離莊嚴離歡喜血
 為塗香見之驚惋優波笈多答言我今非是
 起欲心來為見貪欲想又不淨想是故我來
 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 及種種花 莊嚴汝身 見者心亂
 一切衆人 有欲見者 以無物故 而不得見

寫九

四

今汝此身 散在諸處 一切衆人 無不見者
 色還本相 離於莊嚴 臭處如是 屍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身 以肉泥之
 千脉纏縛 處處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愛
 復說姊妹 外可愛色 世間人見 起於欲心
 若知其內 即得解脫 貴賤尊卑 皆有臭屍

愚者見之 起於淨見 智者見之 起不淨見
 此身是穢 是不淨處 以種種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惡 垢膩膿血 種種衣服 以自莊嚴
 身不淨穢 以水淨之 愚夫罪人 愛著此身
 若有人聞 佛說善法 隨從受持 厭離五欲
 樂解脫心 入寂靜林 依道為筏 渡有彼岸

婆娑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死聞佛功德轉
 變其意樂於涅槃即便說偈答優波笈多
 如是如是 如汝所說 汝實智慧 有大慈悲
 今當更說 如來妙法

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優波笈
 多更觀其身觀其身竟得厭欲界以自說法
 故通達四諦得阿那含果婆娑婆達多須
 陀洹果是時婆娑婆達多語優波笈多言善
 哉善哉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三惡道大苦
 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來應等正
 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偈曰
 我往歸依佛 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寫九

五

天人中可貴 清淨離欲法 無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令其歡喜還歸本
處去已未父婆婆婆婆達多即便命終生於天
上是時諸天為摩偷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
闍已供養其身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往笈多
所語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出家笈多荅
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銳乃聽出家
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以神通力令其治生不
利不銳是時優波笈多即自思惟稱量筭計
不利不銳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言汝
此兒是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
汝當聽其隨我出家乃至笈多聽其出家是
時長老舍那婆私將優波笈多往那叻婆叻
寺與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
結得羅漢果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言
善男子汝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有比丘
名優波笈多無相佛當作佛事如是再說佛
弟子中教化第一善男子汝當作佛法饒益

優波笈多荅言如是舍那婆私教其說法摩
偷羅國一切人民聞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
相佛當說法無量千人皆欲往聽乃至長老
優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見佛說法處四眾圍
繞如半月形復更思惟世尊說法次第云何
即見次第謂欲味欲過欲出及四信等如是
次第乃至涅槃優波笈多亦如是說法是時
魔王於大眾中雨於真珠以亂人心眾入亂
故無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眾心亂
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眾心即見知是魔
王所作至第二日倍多人來優波笈多更次
第說四諦真法是時魔王復更雨金以亂眾
心無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眾心亂
即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眾心即見知是魔
王所作至第三日復倍多人來優波笈多復
更說法是時魔王更雜兩珠金及作天妓樂
是時眾入未得離欲見色聞聲其心變動不
復聽法是時魔王即以華鬘繫優波笈多項

寫九

六

乃至優波笈多思惟誰作此事即知是魔又
 所作優波笈多生意此魔王於世尊法藏常
 作亂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我
 可化佛記於我為無相佛教化人攝受故乃
 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時不即見魔王受化
 時至是時優波笈多取三死屍一者死蛇二
 者死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變三死屍以作
 華鬘往魔王處魔王見優波笈多生大歡喜
 優波笈多已受我化即便以身欲受華鬘優
 波笈多自手縛之即以死蛇繫其頂上死狗
 死人繫其頸下優波笈多語魔王言如汝先
 以非法之花以辱於我如是我今還以死屍
 繫縛於汝汝今已與佛子和合若有神力可
 以現我譬如大風能動海水以為波浪而不
 能動摩羅耶山地離是時魔王欲脫死屍用
 力極多而不能脫譬如蝸子不能移山魔王
 瞋忿上昇虛空而說偈曰
 若我自不能 從頸脫死屍 有餘天能脫

其力則大我
 長老優波笈多復以偈言
 汝往歸依梵 及日月帝釋 入火及大海
 不慘爛不脫 我以此死屍 繫著於汝頸
 神力之所作 無有能脫者
 尔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十三天
馬九
 四天王為脫死屍而不能得復往入梵天處
 大梵語言善男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
 脫之如大海岸水不能破復說偈曰
 如蓮花絲 縛於雪山 有能稱舉 此不為難
 神通之力 死屍繫身 我今不能 為汝脫之
 若我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來 弟子之力
 譬如餘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說言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當歸依
 誰大梵語言汝今速往歸依優波笈多如人
 於此地墮即於是地得起汝今從其神力墮
 還從其神力起是時魔王方知佛子神力為
 大即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 佛弟子法藏 誰復能思量
如來之神力 如來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離煩惱 譬如金山
我無明故 處處亂佛 處處作惡 而不降伏

尔時欲界主魔王無逃避處離優波笈多而
思惟即捨慢心往優波笈多處禮其足說言
長老我從菩提樹間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
種種惡無量無數復於娑羅國婆羅門舍佛
往彼處令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亦
不瞋我或時化作龍蛇惡鬼種種可畏以怖
世尊亦不瞋我長老今日無有慈悲令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見恠笑令我羞愧優波
笈多言汝無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來慈悲
功德比於比丘譬如芥子比須弥山無異螢
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海如是沙門
慈悲不得此十力慈悲佛以是因緣汝所作

罪佛忍受之魔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疑
有大忍辱我以煩惱惡故常欲惱佛世尊以
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當說
優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當聽汝於佛所
多作衆惡種不善法除於如來生敬信心無
以除滅是故佛見當來久遠不伏於汝復說

偈言

八

汝心少敬重 如來則發起 從小增長大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尔時魔王念佛舉身毛豎如歌曇婆花
復說偈言

翻不

我多種種 苦惱世尊 世尊不瞋 我願相應
如兒罪過 父不責之
尔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令其心
冷禮長老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 已攝受我 能令於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屍 繫縛我頸 以為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 為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約當為汝脫之魔王問言云何為約優波笈多言汝從今去莫惱比丘魔王答言如是如是復當云何教我所作長老答言世尊法藏當廣流布是我所作是時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答言

汝今當知如來入涅槃百年後我時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我所未見汝今為我所攝受故如來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唯樂見佛身魔王偈答

當共作約 若見我作 如來身色 不得見禮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長老禮我 我當自滅

寫九

九

今無有力 擔聖人禮 如伊蘭芽 不能勝持 象牙所擔 故先共約

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能禮汝魔王復言小特須臾乃至我入林中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尔時欲亂彼故化作佛身金色晃耀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

不可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是時長者優波笈多答言如是即為除三種死屍為欲見於如來色故是時魔王即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身竟從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帳裏種種莊嚴莊嚴既竟然後乃出如來色相無有譬喻令人見者無不歡喜譬如米

盡有種種色尔時魔王以變化色莊嚴林竟又復化作舍利弗以置右邊作目捷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在後摩訶迦葉阿菟樓駄須菩提等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遶化佛如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即從座起觀

佛色身目不暫捨即說偈言 無常無慈悲 破壞如來色 如來無常故 滅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見此化身見真佛無異一心合掌略以偈讚 面勝於蓮華 眼勝優波羅 色勝眾花林

亦勝於真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弥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無量無數劫 修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障身 見者皆歡喜

冤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魔以一

切身禮魔王足譬如大樹根折躡地亦時魔

王驚而說言長老今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

云何為約魔王言先共作約若我作佛不應

寫九

作禮云何於今而見禮耶長老從地起小聲

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火但見如

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禮不禮汝也魔王問言

汝一切身分頂禮我足云何而言不禮我耶

優波笈多言我不禮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

譬如以土為佛若敬禮者但作佛想不作土

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作魔想亦時魔王

即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還歸本處剋後四

日魔王即自打鐘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欲

生天及得涅槃皆應往優波笈多所諮受正

法若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於是

魔王說偈言

若人欲富貴 不樂於貧窮 若樂天上樂

及大涅槃樂 悉當聽受法 思惟其義趣

若人未曾見 最勝兩足尊 大師有慈悲

自然得聖法 悉皆應當往 優波笈多所

此人為世間 而作於燈明

亦時此聲遍滿摩偷羅國優波笈多降伏魔

王已摩偷羅國諸婆羅門等一切人民皆往

優波笈多所時優波笈多坐師子座為眾說

法心無所畏猶如師子即說偈言

若人無有智 不登師子座 山猶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師子無畏 摧伏外道論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師子座

十末

